

● 袁瓊瓊著

情愛

風塵



洪範文學叢書 ④

情愛風塵

袁瓊瓊

洪範書店印行



版權所有

情 愛 風 塵

洪範文學叢書 ②4

著 者：袁 瓊
發行人：孫 玫 兒
出版者：洪 範 書 店 有 限 公 司
臺北市廈門街一一三巷一七一號二樓
臺北郵局六——五三號信箱
三九二七五七七·三九四六七九〇
郵政劃撥：〇一〇七四〇二——〇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二五號

印刷廠：永 裕 印 刷 廠
法律顧問：陳 長 文（理律法律事務所）
初 版：中 華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九 月
三 版：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年 一 月

（換調回寄請誤錯訂裝損破頁缺）

元 150 價定

ISBN 957-9525-63-3

《蘋果會微笑》等長短篇小說集。本書為袁瓊瓊自選短篇小說之合集，專收歷年作品中閱歷男女情愛之題目十五篇，廣泛展現人物，深刻描繪心思，匆匆風塵裏見生命的憂患和寧謐，充分表現了作者尖銳的省察和溫柔體貼，為當前新時代女性藝術風貌中最醒目的一面。

袁瓊瓊

四川眉山人，民國三十九年（一九五〇）生於新竹

，臺南商職畢業。袁瓊瓊始以筆名朱陵發表新詩，

繼則因散文和小說而成名，曾多次獲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小說獎，其風格技巧和探索方向皆自成理路，深受文壇注目，出版著作甚多，包括
洪範版《自己的天空》、《兩個人的事》、《春水船》、《滄桑》、

封面設計◎李純慧設計工作室

目次

夢	一
鄰家女兒	九
寶善的心事	二七
迴	四三
江雨的愛情	五七
燒	七五
流水年華	九一
風	一〇三
少年時	一二七

自己的天空·····	一五
無言·····	一七
滄桑·····	一八
白髮·····	二〇
微雲·····	二五
兩個人的事·····	三七
後記·····	四九

夢

夢裏的男人沒有面孔，光是黑忽忽、直矗矗的一大截，站在樓梯口，仰了臉看她。他完全不清楚，從頭頂到腳，一團黑。

她站在比他高的梯級上。極細緻潔白的臉，穿着難以形容的薄料子衣裳，站在那兒，像隨時會飛去了。那女子明白她自己那點飄忽與不可捉摸，她好像微微偏了臉，彷彿在看那男人，又不是。好像光爲了做姿態。而那是自己，這樣分明的清楚的看見着自己，又全然不驚駭。夢裏的自己正在考慮着，考慮着要說好還是不好，彷彿是那男人對她做了某種要求。

她考慮了許久，在夢裏，夢也像畫片似的停了。一個被要求了什麼的女人。被要求了什麼呢？偏是在這一點上記不得了。她醒來時發現心跳得很厲害。這其實不是她在心跳，是夢裏那被要求的女人在心跳，是被人要求了一些什麼讓人心跳的事呢？

她躺着，眼睛睜了老大看着四周。天還沒亮，室內墨黑，什麼也看不見，這樣瞪着黑，讓人

忘了自己是閉着眼還是張着眼的。終日躺在牀上，隨時都在睡，她往往在半夜裏醒來，也弄不清楚是幾點。全然是黑裏，自己的身子像化了，也許並不存在。她一動不動的僵躺着。但是有聲音，風吹着窗簾刮着牆面過去，極細微的劈啪劈啪響。遠遠的送來渾然的浪潮似的聲音，一波一波。她從來不知道那是什麼。黑暗時常讓她想到死亡。可是死亡裏能不能聽到這一切的聲音呢。有轟轟的東西在屋頂上沉緩的滾動過去，那是夜間飛行的客機，她彷彿看到了飛機吊在天上，在沉黑的天幕上，只是螢亮的一小點，它沒有在飛，只是停在那兒，輾磨着天空，發出轟轟的滾動的聲音。

她忘了自己睜着眼，她母親進屋子來，捻亮了牀邊的小燈，看到的是她發呆的睜大了眼的神情。母親撫着胸口退了兩步：「嚇壞我。」

她埋怨：「怎麼不開燈呢？」

母親時常在半夜醒來時過來看看她。她把燈扭亮點，問：「這樣好不好？馴？」

母親總喊她馴，姊妹裏向來是她最馴順聽話。她幫馴掖被子，將被頭塞到馴頸窩裏，擠得難受，可是她是馴，她不說話，睜大了眼看母親的動作。

母親又問：「怎麼，沒不舒服吧！」恐怕是病人那空洞直率的眼睛給人某種威脅，雖是母親，還是避開了馴的眼光，隨意的望着四周。看到了鐘，她說：「才四點。」

馴不動，仍然盯着母親說：「睡不着。」

「不要胡想。」母親仍然是掃了馴一眼，就垂下眼皮。她的臉突然的有些呆起來，像腦子裏什麼東西給抽去了。她隨口說：「怎麼會睡不着，天還沒亮呢。」她也許根本沒留意自己在說什麼。

她在被面上馴胸口的部位拍拍：「我回去睡了。」

馴說：「關燈。」

「那麼黑不好暖！」

「反正馬上天亮了。」

母親關了燈，摸索着走出門去。手摸着牆，某種蟲類蠕蠕爬過，帶黏性的聲音，一切在黑暗中又化去了：馴自己、室內的景物。而母親只是不知名的爬蟲，在無形的黑裏遊走離去。

鐘的聲音突然明顯了。那是只有巴掌大的四方形小鐘，那神祕的發條聲「剝剝剝」，像尖針在紙上刺洞，一路綿密的刺過去。

才四點。馴發現自己在注意着一些別的音響。

她有時醒得很早，胡思亂想許久，直到聽見送報生的摩托車聲。送報生總是四點多來。馴在等着，注意到自己有些緊張起來。

她覺得熱。那樣明顯的灼熱的感覺，像她被子裏有人點了火，從雙腿一直燒上來。而腿上應該沒感覺的。車禍以後，她一直癱着。

送報的這人是新來的。過去那人送得晚，總要七、八點。大約兩個月前，換了這人。他騎摩托車，直停到巷子口，能聽見車子馬達還熱着，唧唧唧。那人穿的厚底的重鞋，走進巷子裏來，足聲沉重粗魯的一路行去。馴想他是年輕人。他很急，腳步通通通，有力而迅速，他報紙總扔在地上，叭一聲。他們家院子是水泥地，聲音尤其大，比別家都響些。馴這裏是最後一家，送完馴這裏，他就離去了，通通的腳步聲慢慢抑低，然後是摩托車，發動，煙似的散去了。

彷彿專爲了送馴這一家的報。在清晨的黑裏，送報生從巷口，武斷而粗魯的一直行來，到了馴的門口，叭地一聲，報紙掉在地上，像一句私話，除了馴，別人不懂的。他立刻就走了，不在任何人門前停留。馴有意的略去了別家報紙落地的音響。

下雨天，馴的家人會埋怨報紙給淋濕了，罵送報生幾句。論到現實的時候，那送報生與馴是無關的，她也覺得他該罵。馴想他是漫不經心的人，完全不敬業，據說跟他交涉過多次，可是他維持不了兩天就又故態復萌，下雨天他們只好把報紙放到烘乾機裏烘。報紙有熱而鬱的味道，像夏天晚上。紙張變得乾而脆，而且繃繃的。

偶爾他敬業的時候，把報紙塞在信箱口，聽不見聲音。彷彿要費點工夫。他總在每一家門口停下來，弄許久。那腳步變成斷斷續續的，到了馴的門口，無言的停着，半天，離去，離去的步聲似乎也洩了氣，不帶勁了，輕。這時候他像個年紀大的人。馴比較喜歡他不負責的時候。

馴在等待。

馴在黑暗裏等待。

黑暗裏有風，拂着人濕而涼，馴的髮和衣裳都飄起來了。她摸着前面，是一扇木質的門，摸上去有些粗糙。全然的黑裏，馴變成完全透明的，她的薄衣裳和臉龐在暗裏飄蕩閃爍，像一種光，彷彿不具形體。

馴在等他。

她聽到遠方摩托車響了，一片黑，全看不見，那聲音靜止在某個所在。

馴站着，雙手擡起來捧着自已發燙的臉，食指貼着臉後，觸到的耳殼卻是冰涼的。

廣大的無邊際的黑裏，那個人越過了一切一切，走過來了，他的足聲清楚而響亮，直接走到馴面前的門外面。他是爲她來的。

馴覺得非常熟悉，這件事她必定已做過幾千遍。她摸着門把手，是木質的，有門栓。馴輕輕摸着木頭插梢，從插孔中退出來，一點聲音都沒發出。

略開了點縫，她伸出手去，接觸到門外的手，將那人拉了進來。

馴說話：「沒有人看見。」

她輕聲說。嘴唇不知是貼着什麼地方，彷彿該是耳朵。她也看不見他。馴看得見自己，透明的，在夜色裏一閃一閃，可是看不見他。

她的手擡高，去摸他的臉。馴覺得自己也許是個盲人，因爲她摸到了他。男人的臉原來是這

樣：許多凹凸與窪陷，她摸到了他的鬍子，在下巴上，一片、刮人。

她順着下巴摸下來，兩手捧着他下巴骨，硬而方。毛髮粗糙，披在頸背上。他的頸骨粗大，馴感覺到他的脖頸裏的褶皺，他喉頭的突骨。他的鬍根直到頸子上。

脖子下來是兩塊硬骨頭，連到兩肩，馴的手順着摸過去，觸到了他圓圓的肩頭，圓的，可是很硬。

馴突然懷疑了，不能肯定自己摸着的是個活的人，他柔軟、滑而涼。馴的雙手順着臂膀下來，確定中間這部分應該是他的胸膛，她的手撫過來，男人的胸膛，平而寬，馴安心的把臉貼上去。他的胸口是熱的，裏頭一頓一頓，沉重而粗魯的心跳，像他走路。

之後，他低聲的跟馴要求。

馴老練而矜持的說了：「不行。」假如這是經常發生的事，那麼馴是拒絕過許多次了。那人沒有反應，他的心跳一頓一頓，開始像細微的歎息。馴懂得。她懂得一切，而且熟悉她自己的男人，她要安撫他，柔聲跟他說：「不行呀！不可以。」她拉下他的頭來吻他的唇。

他非常乖順，跟馴相貼了有一分鐘。他的唇像布匹，而且如同用舊的被褥，有微熱的汗味。

那渾沌的黑，開始變成溫熱潮濕的大舌頭，一遍一遍的舐到馴身上來。馴覺得不舒服。她醒來，覺得頸窩裏熱而黏，全是汗。

天已經大亮，馴懶得去看鐘，對她來說，時辰反正是無意義的。

躺在牀上只能平視和仰視，從她窗口望出去，這世界只有一片藍天、幾根樹枝桠、別人的屋角。有雲，有時有飛機。沒有人。

她母親進來餵她吃飯。食物能通過食道進入這麻痺的身體裏，是馴一直覺得嘲諷而驚奇的。她馴服的咀嚼着。瞪大了眼看她的母親，在吞嚥一口湯汁時，不小心從嘴角溢了出來。母親伸手替她抹去。馴只是無助的柔順的任由布料在唇邊輕輕抹着。

她母親，垂着眼，彷彿突然想起似的說：「馴，禮拜六，明昭也許跟妹妹一塊來，你也見見。」

明昭是要娶她妹妹的人。

馴微弱的說：「我也許要睡覺呢。」

她母親也不堅持，只說：「那就算了。」

她慢慢的對馴說那男孩的事，說了半天，發覺馴沒在聽。馴垂着眼皮，在她是難得的神情，幾乎像睡着了。母親喚她：「馴，別多想。」

「我沒有呀。」馴說。

她垂着眼，並沒有哭。白天的世界她拿它一點辦法都沒有，再睜細眼，世界仍然完完整整的在她面前，一滴也不少。

馴不要這麼多，這麼多的世界對她不過是浪費，比畫片強不了多少。

她閉了眼，沉進黑裏。

情愛風塵·八

——一九八一·一·十五

鄰家女兒

美恩上車，有個習慣性動作，先在第一級階梯上停兩秒鐘，打量車上的人；再踩第二級階梯，然後上車。她生着高個子，一張長臉，狹長的眼睛，冷靜且嚴肅地，時常帶着批判的表情。

由於個子高，在第一級階梯上，她已約略看清楚車內有多少空位，她那批評的神色，似乎不滿意着。然而那不满意只屬於自己，因之她隱密地扯緊了嘴角，抿緊成略向下垂的直線，充滿意見似地向車後走去。找到那個她在一上車就決定好的位子，美恩坐上去，也是不甘心的，不喜歡的，非常不得已的把自己放在座位上。

美恩的表情容易給人這種聯想的理由，跟她的頭髮有關，跟她的臉孔有關，跟她那手長、腳長的身材有關，甚至也許跟她總是背着的又大又沉的書包有關。唯獨無關的，是她的心理，她的表情完全不能代表她的心理。她那種幾乎是憤怒的表情下，美恩其實很平靜，心中什麼事也沒想。而那種深沉的表情，其實只是多年的習慣。

美恩是家裏最小的，她母親四十好幾才生她，上頭最接近的是個姊姊，比她大二十歲。不管這家裏的人到底是不是喜歡她，一直管得很緊是真的。兩個哥哥、兩個姊姊，美恩開始知事的時侯，他們全都成了家，有自己的配偶、自己的孩子，有時也不免拿幼妹當兒女管教了。美恩在這些霸道多於溺愛的溫情中長大，從小就養成了抗議的神情。但她從來就沒能把抗議真正說出來，她那表情或許因此更加強烈了，比她真正有的情緒要強上兩三倍。她二姊說她：「老像跟天下人都有仇似的。」

她現在住二姊家。沒考上大學彷彿就該天誅地滅，誰都可以一高興就把她喊過去訓話，然後替她決定這決定那。上臺北來就是二姊決定的，說臺北的補習班教得好，叫美恩住在她這裏，她代爸媽管教。爸爸媽媽年紀都大了，老兩口成天看電視，對什麼事都沒意見，連教學節目都能直着眼全數看完，自然也是全沒看進去，隔個十來分鐘，老先生總要問聲：「怎麼還不唱歌呢？」老太太就應：「快——了。」美恩要在，總是抗議地又皺起眉來，把嘴角扯得簡直下垂。告訴他們這是教學節目又怎樣，沒人信她的，還會招母親咕噥半天，開始數落她不念書等等。所以，搬到二姊家來住，美恩雖然還是保留着她的商標表情，其實倒並非不快活。

二姊家住在花園新城，上下有社區巴士，從新城往下開時，多數都有位子坐；美恩那上車時的一頓，因之成為不必要，但她仍然習慣性的保留着。上車前，冷淡的向車內一掃，像法官掃視犯罪者。而美恩在掃視時，自覺是無情和莊嚴的，也或許是充滿無以名之的魅力的。